#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二

君陳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治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録之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

此一節書是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蓋先叙其德之美

而命之也令善也尹治也東郊洛邑下都因在王城之東故曰東郊成王呼君陳而告之曰惟爾有令善之德著于孝恭故今欲畀爾以政焉葢事親以孝子之道也事長以恭卑幼之道也爾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則内而修身教家者外而必能忠君體國于以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為治何難哉今東郊下都近畿之邑也命爾尹治之爾當敬盡厥職廣布人倫之化以成淳厚之風不可少有懈怠以負子命

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玆率厥常懋昭

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法周公以為治也師教訓也保安養也率循懋勉也成王曰東郊之治不自今日始也昔我周公治玆東郊之日有師之道以教訓斯民所以戒飭者無不備有保之道以安養斯民所以撫恤者無不周是以東郊之民懷思教養之德如被生

成之恩久而不忘也今命汝尹茲東郊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汝當謹其所司之職循其所行之常不可變易舊章更用新法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尊奉闡揚而光大之則民之懷德不異于周公之初而翕然其順治矣爾敬遵厥命可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一節書是述周公之訓以勉君陳也馨者香之遠聞感者通達無間之謂猷訓是有關道理之言式時取此也成王曰我聞周公嘗言之矣曰為治有本而感應之機必有所自郅隆之治教化洋溢百姓和樂其協氣休聞之所發越如馨香之旁達而不可禦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雖幽如神明亦莫不感通而無間焉然所以馨香而感神者非僅于享祀之際黍稷豐備遂可云馨香也務在平時克明其

德俾體于身心者至精至粹措諸政事者盡善盡美夫而後斯足為馨香可以感格神明耳周公之訓如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感應是德者致治之本不可不務明之也爾尚取此周公發明夫道理之訓而大法之身體而力行終日孜孜不怠無敢使一時之或晏逸無敢使一念之或戲豫如此則德修治定雖神明可格而況殷之頑民又何足言哉夫周公之訓在于明德而法公之訓在于能

敬莊敬日强所以進德也人君以無逸豫之心為心而德有不明神有不格者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鑒恒情而倡率之也克見謂能得見克由能循聖道也成王又曰吾見常人之情當未見聖人之時亦知向慕聖人若以終身不獲一見為憾者是其秉彛好德之良心有然也至既見聖人

之後自宜效法聖人矣乃究不克奮力自强而率由聖人是其志氣昏惰物欲蔽錮所致也不亦虚此一見哉彼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昔曾與周公同朝亦既親見聖人矣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所治之民倘不能由周公之訓以化民則與常人見聖不克由者何異爾其以此為戒哉蓋爾身居民上實操鼓舞感動之機其猶風也在下之民惟有聽順率從而已其猶草也惟風之動物也妙于無迹而草之從風也亦

不知其然而然爾誠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而有草偃之勢矣尚其勉諸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慎政事以由訓也圖思維展布也艱持重謹慎之謂廢革也興舉也師虞與衆共籌度也繹尋繹而極思也成王又曰今爾尹兹東郊政事多端凡圖謀措施之際無論小事大事斷不可有

一毫輕忽之念務兢兢業業莫不以艱難之心處之蓋一事行之而善則百姓受無窮之福一事行之不得其宜則百姓受無窮之害不可不艱難而慎重也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無容更張然時與勢殊政由俗革其間不無斟酌損益之事或法久弊生有宜廢者或便民利俗有宜興者但未可遽然興之廢之也蓋一已之意見不可偏執而衆人之公論實有可採必也出入反覆與爾同德之衆盡心籌畫以

求至當倘衆人之言同然一辭以爲當興當廢矣猶未可遽然興之廢之也更宜謀之于心紬繹而深思之灼見其利弊然後措正施行夫既參乎人之同又斷于己之獨則廢所當廢而非變常法興所當興而非作聰明所謂莫或不艱者如此蓋圖治之道不博謀廣益則自用之病生不折衷羣言則紛紜之患起二者所宜深戒此大舜所以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也與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盡忠順之道以由訓也嘉美善也措之政事曰謀準諸理義曰猷良者德備於一身顯者譽昭於天下成王又曰人臣事君之誼莫大于進思盡忠而人臣處已之道莫過于善則歸君爾于稽衆繹思之際有切于事情而可云嘉謀者有合于理道而可云嘉猷者未可私之為已有也即入告爾

君于内使爾君獲時聞善言焉人臣之忠君應如此又未可自以為能也爾乃將順于外曰凡此嘉謀嘉猷皆我君之大德臣何能預焉此非獻諛也人臣之自處又應如是也夫既使善言得以上聞而克盡靖共爾位之誠又能廣宣上之德意而克敦無成有終之義此真忠亮不二之臣也嗚呼使人臣皆能奉法守職國爾忘家如此則其德豈不純良而其名譽有不光顯于後世者哉此又吾之所深望于爾也夫人

臣不可無讓善之心而人君不必有專美之意成王

此言亦謂臣職當如是豈謂君道當如是也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一節書是實言由訓之意也弘者恢廓之謂丕是大削刻削也制謂品節詳明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曰昔周公之訓規模遠大非尋常之訓乃大訓也體用俱備巨細兼該寧尚有未弘者但爾繼前人之政

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則拘泥陳迹未免近于狹隘惟奮然作興取周公之丕訓開拓而光大之可也今爾既尹茲東郊則勢固爾所有矣然此乃朝廷之勢位所藉以為統馭斯民之具也斷不可存一毫之私意作威以暴虐其下且法又爾所必用矣然此乃國家之法度所恃以為保全斯民之術也斷不可執一毫之偏見朘削以苛刻其衆此雖爾必無之事然亦不可不以為戒也今此殷民頑梗之習雖變向化之

心未堅則張弛之道尤宜急講葢寛大固足以得衆然一于寛則或失之縱矣務于寛裕馴擾之中而默寓品節限制之意乃為寛之得也和易固足以宜民然遽期于和則或失之柔矣務于從容積漸之久而徐幾和平樂愷之治乃為和之當也此今日弘訓之急務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

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三節書是言刑罰之施於有罪者而首一節戒君陳之徇君第二節申言辟之惟中第三節申言宥之惟中也在辟謂罹於刑宥赦也中者輕重合宜之謂若是順三細謂三事中之小者也成王又曰一人之喜怒無常情五刑之重輕有定法何得漫徇人主之意而不裁以大中至正之理哉凡此殷民苟有犯法而入于刑辟之内者倘予之意以為當辟矣或其情

罪猶有可生之理爾勿徇予之意而遂誅戮之也予之意以為宜宥矣或其情罪實有不可縱之處爾勿徇予之意而遂姑容之也惟當刑而後刑使無辜者不至濫及當宥而始宥使有罪者不獲倖免一斷以至中之理可耳然必如何而後可辟可宥也其有習于强梗于汝之政令悍然不肯順從是蔑視王章者有甘自暴棄于汝之教訓藐然不知遵循是怙終不悛者如此之人而不加之重典何以示懲宜亟置之

法則刑一人而千萬人俱知儆戒是用刑適所以止刑也夫如是乃從而刑之所謂辟之惟中也其或在內為姦在外為宄狃于反側不靖而有關于天下安危之機或不孝不友毀敗綱常而有關于聖賢名教之大或奢侈踰制壞亂世俗而有關于人心風化之原如此之人所犯雖小所係甚大何可姑息而或宥乎此實防微杜漸之意而以不宥為宥者也所謂宥之惟中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三節書是言教化之施於平民者而首一節言待殷民之道第二節申言無忿疾于頑之意第三節申言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頑謂愚頑忿疾忿怒疾惡也簡謂簡擇區别修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良善成王又曰為上之道宜緩于懲惡以彰待人之寛更宜急于取善以昭用人之恕凡殷民之頑愚未化者固

不可度外置之縱其終于為頑亦何可有意刻求深惡而痛疾之也爾須委曲勸導俾漸入于善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于一人之身而責以全能天下安得有全人乎爾須因材器使俾各效所長則無不可用之人矣夫此忿疾之心皆不能容忍之心為之也輕躁之念不足以圖事必能勉強堅忍而克制其忿疾之心則舉動詳審不至激變生亂而化民成俗之事庶其有濟淺狹之懷不足以畜衆

必能寛洪包容而克忘其忿疾之念則此心之德含弘光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民亦將積漸自化乃可云大則亦務為容忍以化民而已何必忿疾于頑乎上之于民不貴有求全責備之意而貴有勸率化導之方蓋殷民雖漸染商紂之汙俗自薰陶于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同有力田安居能修其職業者亦有游手好閒不能修其職業者爾當簡其修者表厥宅里亦簡其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淆而無别將

修者益自奮而不修修者亦知愧矣有和身睦家而善其行義者亦有好勇鬭很而不善其行義者爾當擇其良者舉而登進之使不良者有所觀感鼓舞將良者得效用而不良者亦知勸矣則亦務爲簡之進之以牖民而已又何必求備一夫乎帝王必有容人之量知人之明乃可以宰制天下驅策智勇而樂爲之用無忿疾求備有忍有容所謂容人之量也修與良者簡之進之不修不良者簡之率之所謂知人之明

也量由於涵養明在於致知然非致知無以為涵養之地也使知有未致以致賢否混淆用舍不當而曰

豁達大度寧有濟乎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本諸身以端化原也厚淳良之意遷改也命以令言好以行言典彝倫也德者實踐

之謂變改薄為厚也大猷至治也休嘉也辭美譽也

成王又曰天下無不可化之民顧倡率之何如耳惟

此庶民受天地之氣以成形稟健順五常之理以成

性其生本淳厖而惇厚也但自有生以後一為物欲

所誘于是惇厚者或日遷而幾于澆薄至其本性之

厚未嘗滅息也然則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導民之

道以身不以言故條敎號令上之命也躬行實踐上

之好也使上所命如是而所好未必如是則民未有

不拂然違之者茍所命在是而所好亦在是則民未有不忻然從之者甚矣好尚之宜審也爾誠能取五倫之常道篤敬而力行之務在實有諸已以為德由是我無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朴罔不盡變澆薄之習而為淳厚之風將見敎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信乎斯民之治其自此而日升于大道矣夫人君不言福以風移俗易為福人臣不言休以化民成俗為休果能本身及民如此則予一人得以

垂拱于上享受無疆之福其在于爾亦有無窮之休美庶幾君臣相得而益彰名譽光顯亦終傳誦於來世矣爾其勗哉按君陳一篇始言君陳之孝友以見其有作君作師之德繼舉周公之訓以見為治之要終言民性之厚以見化民之原其間風草之喻圖政之難入告之忠與夫宥辟化頑無非由訓中事而由訓最肎綮處則不外寛而有制從容以和二語蓋君陳之時當寛和之時也然其始曰惟爾令德孝恭敬

哉末復申之曰爾克敬典在德可見德者致治之大本而敬者修德之大要也能篤敬則德日新民可化而治可致不能篤敬其效反是此實君天下之極則豈特尹兹東郊者所宜知也哉

顧命

顧命一篇是成王將崩命羣臣輔佐康王之詞及羣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之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三節書第一節是叙成王發命之由第二節是叙慎重之意第三節是叙聽命之臣也洮盥手也頮沃面也相相禮者被冕服以衮冕服被王身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史臣曰成王襲文武之基業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始生魄之日感疾不豫至甲子日病勢漸增將傳位

太子命羣臣輔佐之于是力疾而起猶用水盥手洗面以致其潔命左右扶相之人被之冠冕朝服以致其敬然後憑玉几而發命焉蓋臨羣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時太保奭領冢宰事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此六卿也又宿衛之官有師氏虎賁及百官之長與諸治事之臣俱以王命同召至王前聽顧命焉蓋託後嗣傳大位所係甚鉅不可不慎重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三節書俱成王顧命之詞第一節是王自叙發命之故第二節是述文武創業之艱難第三節是言在己守成之不易也漸進也幾殆也臻至也彌甚也留纒綿之意嗣繼續也審詳察也重光二王相重也奠

麗定民之衣食肄習也不違感化也侗愚也天威天命也迓欽承之意成王嘆息而言曰我自承先業以來不敢少自縱恣今不幸疾巳大進但幾希不絶耳然病勢日至既彌甚而留連不可復起矣恐一旦遂亾不得出誓言以嗣續我之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以命汝羣臣也汝羣臣尚敬聽之哉我周之有天下實自文武肇造葢非一日矣昔先君文王武王克明其德由是至德所昭光輝發越文既宣著其光于前

武復宣著其光于後後先繼美君德之盛無不同也如此故其政教之善亦無或異衣食者民之所以為命者也文武發政則能定民所依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又以治民不可有養而無教乃陳列教條使曉然于尊親之理坦然于仁義之途是以我周之民感其教養之澤莫不服習而無所違越用能風聲遐播雖殷邦之遠亦肆達而無間焉惟其政教之遠暨如此然後民心咸歸天心眷佑而大命始集于我周我

周之得天下蓋若斯之艱難也逮予小子繼文武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靡常至爲可畏務夙夜祗懼敬慎以迎之是予之敬天如此其不敢怠也至文武敬天勤民之大訓予小子兢兢承繼而保守之無敢昏昧逾越是我之法祖如此其不敢忽也然後克享天心延長世德則守成之道又豈易言哉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三節書亦成王顧命之詞第一節是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第二節是欲其輔元子盡為治之道第三節是欲其輔元子端為治之本也興是起悟是覺釗康王名弘大也艱難謂肩任之不易也柔謂懷來之能謂撫循之安是寧止勸是化導亂治也貢進也非幾不善之幾微也成王又曰今我忽爾遘疾實天之意將降災于我身殆弗能興起且弗能醒悟矣繼

我而為君者非元子釗乎以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矣爾羣臣務明記我所命之言用以同力一心敬慎保護元子釗大濟乎艱難之業守丕基于久遠而無忝祖考可也所謂弘濟艱難者宜何如人君為萬民之所依賴故地雖有遠近不同而人君不可以遠邇異視汝等必敬保元子于遠方之民則懷來而柔順之于近地之民則馴擾而調習之此御萬民之道也人君又為諸侯之所則效故國雖

小大不等而人君不可以小大異視汝等必敬保元子于小邦之諸侯則撫綏輯寧以安之使之得以自立于大邦之諸侯則督責開導以勸之使之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然柔能安勸之要必始于一身而修身之本又在于一心我嘗思之凡人一言一動之際皆有當然之則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無愧于人道況人君之威儀尤天下所觀瞻者其可不治乎然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又在己時時檢點收斂

庶乎動容周旋靡不中節矣至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而威儀之本也苟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如之何其弗慎也爾等務敬保元子釗致謹于念慮之微以端威儀之則慎無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如是則内外兼治心正身修為治之本端而艱難之業可濟矣爾其無負朕命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此以下史臣叙事之詞而此二節書一記成王之正其終一記康王之正其始也還退也綴衣是帳幔俾使也桓毛二臣名吕伋太公望之子逆迎也延引也翼室路寢東夾室也恤宅宗為居憂宗主也史臣曰是時羣臣既受成王之顧命遂俱退先是發命之時設幄帳于坐次發命既畢羣臣皆退乃徹其幄帳于庭中至明日乙丑成王遂崩維時太保召公總事機

之重一號令之權于是日即命仲桓南宫毛二近臣傳命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路寢南門之外所以顯之于衆也引入路寢東夾室為居憂宗主所以示繼體有人天位之已定也其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至矣哉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此二節書是記名公重傳命之典備慎終之禮也册度册書法度伯相名公也須取也史臣曰成王崩後

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于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成王臨終之言并定受冊之禮儀法度蓋傳命大典不可不慎重而預定也及作冊後第七日癸酉成王既殯伯相召公命山虞匠人之屬廣取材木以供喪間雜用蓋喪用浩繁不可不先期而豫辦也其持大體慮事周詳又如此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五節書皆是為傳顧命陳設儀物坐位以象成王

之生存也狄樂吏之稱黼扆畫斧為屏篾席桃竹枝

席黼純以黑白雜繒為緣也華彩色也仍因生時所

設也序廂房也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

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西廂夾室之

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黑繒雜為之緣也漆漆几

也史臣又曰名公將傳成王之顧命于是又命狄人

于每御座之上俱設畫斧文之屏且各施幄帳于其上又于路寢牖間向南之處設三重篾席其席之緣則以白黑雜繒為之其所設之几則仍華玉所飾者此成王平日覲諸侯見羣臣之坐坐之正也于路寢西廂向東之處則設三重蒲席其席之緣則以雜彩為之其所設之几則仍文貝所飾者此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于路寢東廂向西之處則設三重筍席其席之緣則以彩畫之繒為之其所設之几則仍雕玉

所餙者此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又于路寢西廂夾室向南之處設三重竹席其席之縁則以黑色之繒雜爲之其所設之几則仍漆几此成王平日親屬私燕之坐也此三坐俱隨事而設者也兹將傳成王顧命則神之所依或在于此或在于彼俱不可知是以兼設之以爲成王靈爽之所憑藉耳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節書是陳設器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越及也五重五品之重玉赤刀以下皆言寶玉之陳列也赤刀赤削之刀大訓帝王之訓弘大也琬琰圭名大玉出于華山夷玉來於東土球玉磬河圖龍馬所負之圖肖國名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垂皆古之巧工也史臣又曰當時所陳設者不特黼座几席已也又命狄人列五樣之重玉陳設各樣之寶器其寶

則赤削之刀帝王之大訓其玉則有弘璧及琬琰之圭此俱陳設在西序其玉則又有華山之大玉東夷之夷玉及天球之玉磬其寶則又有河圖此俱陳設在東序又有胤國所製之舞衣可供文舞大貝可供服飾鼖鼓可供音樂制度精妙為文事所需皆寶也則陳設在西房又有古時兊所製之戈和所製之弓及垂所製之竹矢制度精妙為武備所需皆寶也則陳設在東房蓋此皆先王世傳之寶器且成王素所

服御手澤尚存故亦備設之以象其生存耳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一節書是陳設五輅亦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向也塾門側堂也史臣又曰當時所陳設者不特寶玉器物已也又有成王素所乘之五輅焉其陳設之次序則惟玉輅以祀

不以封為最貴故設在西階南向金輅所以封同姓為次貴故設在東階南向木輅所以封蕃國為最賤故設在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所以封異姓革輅所以封四衛俱為次輅故設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五輅之序也凡此狄人之所設非獨盛靡文彰備物以為國容觀美而已也蓋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玉熠燿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念悚然有以起康王

懼不克負荷之心則遺大投艱之意不已不言而傳哉至儀物之設俱以西為先者成王殯在西所以尊先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此一節書是陳儀衛以迎新主為將受顧命而設也

弁士冠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
稜矛畢門路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
冠劉鉞類戣瞿皆戟類鋭當作鈗亦兵器也堂前堂
也垂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也史臣又曰是時將迎
新主傳授顧命則儀衛不可不整肅也太保召公因
使武士二人戴雀色之弁執三稜之矛立于路寢門
之内又使武士四人戴文鹿子皮之弁俱執戟將刃
外嚮立于東西兩階堂稜之處每階各立二人如相

對而夾者然此堂下之儀衛也又使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東廂堂之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西廂堂之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戣立于東廂之階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瞿立于西廂之階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鋭立于北陛之階上此堂上之儀衛也凡此者一則大壯國威以起萬國之觀瞻一則預防不測以絶一時之覬覦其區畫周密為何如哉至儀衛之陳則以東為先者康王居憂在東所

以敬新主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此一節書是記康王之將受顧命也麻冕黼裳皆祭服隮升也蟻裳黒色之裳如蟻色然史臣又曰儀物既皆陳矣宿衛既皆備矣于是乃迎嗣王入受顧命焉蓋此大典攸關非常禮可拘故君臣皆用吉服是時康王則戴細布之麻冕衣黼繡之裳由西階升堂因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

及諸侯亦皆戴細布之麻冕衣蟻色之裳從王而升既升階之後則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各就助祭之位焉其斟酌得宜體統尊嚴如此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二節書是記三卿授顧命於康王也彤纁色介圭

大圭也同爵名瑁天子所執之玉以合諸侯之圭璧者秉持也書即載顧命之冊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卞法也燮和也史臣又曰王與卿士邦君既升階即位矣是時太保太史太宗三大臣亦皆戴細布之麻冕衣纁色之裳因即位大典故亦皆用吉服太保為受遺命元老而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承之宗伯為典禮大臣而同爵為祭祀之主瑁為朝覲之主則上宗奉持之二人皆由東階升堂葢奉先

王之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故也太史職載筆遺命冊書乃其所作則太史执之由西階而升堂所以尊先王之遺命也太史于是遂以冊命進之于王復口陳大義而言曰大君成王當疾大漸之時親憑玉几宣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之大訓以君臨我周之天下蓋居天下之大位必守天下之大法凡所以柔懷萬民安勸庶邦者務遵循先王之大法于以調燮和順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而無一人不得

其所如是將文武光明之訓可以慰答宣揚而無負矣先王之所以望于汝者如此篤摯汝可不敬承之哉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一節書是康王既受顧命而致其敬謹也眇小稱而如也亂治也敬則不忽忌則不敢天威上帝之明威也史臣又曰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以致其敬起

而答曰開創固難守成尤不易民心天命所關于君身者亦甚重矣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繼極盛之後處臣民之上何能居大位守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奠安四方以敬畏上天之明威而無所隕越乎此吾之所深懼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四節書第一節是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意第二節是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意第三節是因康王居憂太保代行飲福之禮第四節是祭畢而候新君之正始也宿與肅同謂致敬而進爵也祭是祭酒咤是奠爵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異同他同也酢報祭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祭酹酒于地嚌飲福至齒宅居也收撤器也廟門路寢之門也史臣又曰康王既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焉其受太

保所承之介圭亦可知矣是時瑁尚未用同則用之以祭康王乃三次致敬進爵于神所三次酹酒于神坐三次奠爵于神前葢每一進爵則一酹酒每一酹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告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而言曰先王已饗之矣此初獻之事也康王祭畢遂以同爵付與太保太保受之因係康王所奠之爵不敢用之以祭于是下堂盥洗其手以致敬潔之意復以別同置于璋内奉璋以報祭遂授同于宗人使

之代安神坐因下拜以成禮告已傳顧命也是時康王以子道自處且太保係託孤元老王遂代尸答拜焉此亞獻之事也凡祭將畢必飲福酒以領神賜是時康王方居喪不可行此禮又不可廢此禮太保乃代王受同爵先酹酒于地以致其敬然後舉酒至齒而止蓋亦不甘其味也遂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付與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此終獻之事也祭禮既畢太保乃下堂有司遂收撤祭器及

所陳設儀衛器物而助祭之諸侯亦皆出路門候見新君與之更始焉按顧命一篇始載成王臨終之言其拳拳於創業守成之艱難輯侯安民之要術以及端本澄源之論深切著明可謂始終不渝垂憲後昆者矣中記儀衛器物之陳設末記羣臣之授顧命於康王及康王之受顧命其事死如事生之心防微杜漸之意與夫君臣父子間相與授受之正迄今猶可想見洵足為萬世法程也

康王之誥

此一篇書是康王初登大位羣臣進戒於王及王望助羣臣之詞故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一節書是康王朝見羣臣與之正始也應門是內朝所在太保即召公馬四疋曰乘布陳列也布乘黃

朱者言陳布四黄馬而朱其鬣也賓是諸侯稱舉也

壤奠以地所出為贄也義宜也史臣曰康王既受顧

命登大位羣臣皆候見新主康王乃出廟門立于應

門之内蓋執瑁以朝諸侯也是時太保召公為西伯

乃率領西方之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為東伯乃率領

東方之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叙立已定遂皆陳

布黄馬四匹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諸侯乃舉所奉之

守圭及幣帛致敬而言曰天子新即大位羣臣禮宜

朝見我一二臣子為王藩衛者敢各執壤地所出之馬與幣以為贄見之儀致詞已畢遂相率再拜稽首至地而致敬盡禮焉維時康王為繼統之新君宅憂之宗主揆之于義宜嗣前人之德者故亦答拜葢禮當如是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二節書是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詞第一節是述文武得天下之難第二節是叙成王守天下之難因以勸勉之也羑若當作厥若誕受羑若言能大受天命而順承之也新陟王成王新升遐也張皇振厲奮揚也寡命言艱難寡得之基命史臣曰諸侯既禮見康王畢維時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在朝之臣遂皆前進相與揖讓以定其序復皆再拜稽首以致

其敬乃言曰今王貴為天子臣等有所欲言敢敬告焉夫王所仰而承之者天也然天命之去就無常甚為可畏在昔商之成湯實有聖德乃克享天心逮紂肆行無道皇天遂一旦改革大邦殷之命天之棄殷如此其不少寛假也是時惟我周之文王武王二聖相繼大受天命而順承之撫恤西土之人使之莫不各得其所是以人心歸于下天命眷于上我周之創業蓋如此其艱難也豈偶然哉惟我新升遐之成王

凡事莫不以兢業處之而于賞罰之際尤加意焉一賞一罰必合乎大公至正之理而不少徇一已之私是以賞必當功賞一人而天下莫不知勸罰必當罪罰一人而天下莫不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然後底定而不至于搖動用以施及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熙洽之休成王之繼統蓋亦如此其不易也今王嗣位承皇天眷佑之隆受祖宗付畀之重尚其敬之哉敬之維何自我文武以來深仁厚澤規

模已定但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宜絶覬覦之萌必也振飭戎備奮揚武烈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鼓勵以鎮定天下之人心斷毋徒為一切姑息廢弛之政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之天命或墜壞而不終也臣等之所深期于王者如此按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成王守成之不易可見嗣服圖終防危保泰非安享太平已也至於兵者非聖人所輕試乃曰張皇六師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

無備控制中外鎮服人心必先於此綢繆未雨之意至深遠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此二節書皆康王荅羣臣之詞第一節是言發命之由第二節是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見求助羣臣諸

侯之意也丕大也平謂均平富是富足務者專用力於此之意咎咎惡也底至謂極其至齊信兼盡其誠也康王若曰爾衆邦侯甸男衛之諸侯皆有所陳戒于我我固心誌之矣惟我一人釗將亦有誥詞以報之焉尚其敬聽之哉昔我周文王武王之為君也有溥博均平之德輕傜役薄賦斂使天下家給人足莫不富厚有餘以豐民之財文武務德之廣如此人或有罪不得已而用刑則輕省而不務深刻謹慎而不

致錯誤寧失出毋失入不專意求人之罪惡而務置之于法文武用罰之謹又如此其務德不務罰之心見之于外則推行而底其至而無一毫之疎畧存之于内則兼盡而極其誠而無一毫之虛偽由是内外充實德輝發越昭然顯明于天下文武具此聖德似無更藉于羣臣之輔者然在當時則又有如熊如羆之武士與忠實不二心之賢臣相與同心協力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惟其君仁于民臣忠于君各盡其

道如此故文武用能受正大之命于上天上天亦因此大順文武之道謂其可以君臨天下而遂付之以四方之大也文武以大聖之德尚賴賢臣之力而況我今日其有望于諸臣之盡心匡弼也不尤亟乎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一節書是推文武建侯之意以致勉勵羣臣諸侯

之詞也伯父謂同姓諸侯先公謂諸侯之祖父鞠子者稚子之意康王自謙也康王又曰我文王武王既得賢臣以創王業猶慮在後之子孫繼體守成無與共襄治平也乃命建侯邦樹立屏藩俾輔佐我在後之人先王為子孫慮久遠如此今我一二同姓之伯父繼爾祖父為臣惟爾祖父先公皆能盡為臣之道以服事于我先王用能遺爾之休今爾等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改以爾先公之事我先王者

事予一人可也夫人臣之事君惟在一心雖爾等之身俱奉職在外爾等之心須孜孜報國念念常在王室斷不可一念或忘也用以此心仰奉在上之憂勤而順承毋違無或不盡此心以遺我鞠子之羞如此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爾先公矣予一人何幸如之予之所深望于爾諸臣者如此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一節書是總記以結之也史臣曰太保召公等既

皆恭聽王之報誥遂相與揖讓而趨出焉所以盡人臣順命之恭也康王乃釋去袞冕復衣喪服蓋行吉禮已畢仍行人子居喪之禮也按康王之誥一篇當嗣位之始為之臣者即進言而責難於君為之君者即報誥而責難於臣君臣之相責難如此可以法矣至康王受黃朱圭幣之獻及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紛紛議論以為非禮不知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體統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

服也故名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葢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繼世以正大統天下之大義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不得不以冕服朝諸侯耳以為常禮固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孔子録之於經葢權之於道以立萬世之準云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用命之詞也故

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一節書是敘康王使臣以禮并一篇之綱領也朏月出初三日也保安釐理即寓不剛不柔之意東郊即下都也史臣曰惟康王踐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康王于是日之早乘步輦從宗周啓行至于豐豐文王之廟在焉乃親祭告之

蓋畢公嘗相文王國之元老故于文王廟命之若文王親命者然所以尊先王敬大臣也遂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夫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向化雖久而餘風尚存必愛惜護持以保安之寓恩意于旌别之中而不失之暴戾且區處分別以釐正之嚴品節于旌别之内而不失之姑息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政而垂周家無疆之休也康王命畢公之意大略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一節書是告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保釐之任而無忽也康王先歎息之以悚其聽復隆稱之以致其意而言曰父師亦念我周得殷之艱難乎自我文王武王以來二聖相繼歷有年所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深仁厚澤敷布于天下惟文武之相承甚久而德之所及又甚廣如是

是以受有殷之天命而撫此殷民創建王業也蓋得殷之難有如此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一節書是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事而無急也康王又曰惟此殷民得之固難而化之尤不易則周公之功有足述者惟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勲

舊既佐我先王文武復相我先王成王相與安定國家光大王業所謂綏定之功若何當時殷民反側無常頑梗難化周公則加意謹毖而防閑之將此頑民遷于洛邑使密近王室日聞我周之仁聲善政日親我周之仁人君子由是潛消其悍暴之習而漸化于德義之訓其毖殷之民委曲而周至如此自遷洛以至今日撫摩馴擾歷三十餘年老者盡少者壯世運久已變更然後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而風俗始有轉

移之機矣夫惟殷民向化四方乃翕然從風幸無可
虞之事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而享此一日安寧之
福也豈易致者哉蓋化殷民之難又如此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一節書是直示以化殷民之道也道謂世道升降
言有治有亂也革改臧善也康王又曰為治之道貴
審乎時勢有時風俗淳厚人心和順此世道日升之
象也有時風俗薄惡人心澆漓此世道日降之象也

為政者必觀其俗之厚薄以行其政之寛嚴務變通以合宜不可拘泥而寡當也昔周公之時殷民惡習未悛世道方降是以謹毖而遷之其治宜嚴及君陳之時殷民漸化于善世道初升是以從容以和之其治宜寛是皆因俗以施政也至于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而不善者亦容或有之務必寛嚴並施興起其為善者且懲治其為不善者庶幾殷民有所畏慕益相觀而化耳倘有職業修行義良孜孜為善之人

而不有以尊顯之大善其所為則善者固安于自怠而惡者亦將阻于自新民又何從而勸也父師其念之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一節書是康王言畢公德業之盛而將寄以保釐之責也懋盛大也小物細行也師師法也康王又曰國家立綱陳紀移風易俗必賴勳舊德望之大臣以

表率而風勵之惟公夙具盛大之德而于言動視聽起居出入之間不敢以為末節細行而必致其謹則其大節之不苟可知矣自文王武王成王以及朕躬凡四世皆藉公輔弼之力朝宁之上丰采端凝儀容嚴肅以倡率羣臣凡大謨大議皆資公言為裁定百爾羣工莫不祗敬而師法之嘉美之績已素著于先王之時矣以此盛德大業而寄以保釐成周之任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仰藉公之成功而已此今日之

命所以不容已也蓋勲德元老國之倚毗古人不敢以新進而薄老成以才猷而輕德器蓋謀慮周慎則處事無輕忽之傷德望素孚則進言無嫌疑之避人君左右安可一日無此等人哉前有周召後有君陳畢公此成康之所由盛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一節書是以周公之事望畢公也祗命敬以命之也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曰昔周公之治成周

化導殷民以基太平之業今公之德業無愧于周公故予告之于廟臨之以祖敬命公以周公之事蓋非公之德不足以繼周公非周公之事亦不敢以勞公尚其徃治成周以盡保釐之道可也康王于尊禮元老之中而致其屬望之意如此可為敬大臣之法矣

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一節書言保釐之要務在美風俗而固王畿也淑

善也惡惡也癉病樹立也康王又曰習俗者治之大本風勵者上之大權今成周之民有為善者當旌奬之有為不善者當簡別之于善人所居之宅里則大為旌表彰顯其善以病其為惡者使之忸愧慙赧中有不自安之意善者之風聲使之卓然樹立顯于當時傳于後世聞者莫不觀感而興起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疆不令與善者雜處使之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則旌別之道得而習俗美矣王畿者

天下之極國外曰郊郊外曰圻其遠近疆界已經規畫者益申明之封域之内高深險阻已設守禦者益謹飭之疆域不致歲乆而湮守備不因時平而懈則王畿尊嚴而成居重馭輕之勢四海永寧而長享太平之福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此一節書是示以為治之道戒其好異而徇俗也辭

辭令也體要理完言簡也靡靡隨順意康王又曰立綱陳紀莫大于政然政必貴乎有恆行之必以其誠持之要于能久勿朝行而夕改勿方舉而隨罷則民之率履不越矣發號施令莫大于辭然辭必尚夫體要義理期于完備詞旨歸于切當勿泛濫而失實勿誇多而鬪靡則民之視聽不惑矣凡人之作聰明逞意見者皆起于好異政而好異安能有恒辭而好異安能體要此為治之所當深戒也況商之舊俗君驕

于上臣諂于下阿順為能從諛成風靡靡久矣其所

尚者惟以便佞利口為賢雖經累朝之化導而習染

之深餘風未盡殄絶公往而任保釐之責其尚深念

于此而以有恆之政體要之辭盡革其舊俗而後可

哉從來風俗當極弊之後教化衰則人才廢波靡久

則民志漓有聖人出而裁成變化譬如琴瑟不調必

改絃而更張之器用窳敗必陶鑄而更新之以立一代

之規模而後可維持數百年之天下周經文武成康

之餘周公君陳之後而猶兢兢以此命畢公風俗之難變也固如是乎有天下者欲挽彫敝而登淳厚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此一節書是引古人論世族之言也蕩驕蕩也敝壞也康王又曰凡致治莫先于風俗而風俗先敝于大家我聞古之人有言曰世享禄位之家習于逸樂而

不知稼穡之艱難安于豢養而不知人事之勞苦嗜慾薰烝其能以禮制心者寡矣人心之欲無窮而無禮義以養之未有不蕩檢踰閑者由是視有德之人以為迂闊而不足道而侵蔑欺陵之蓋福善禍淫滿招損謙受益者天道也此輩之行事實與天道相悖一二人倡之舉世從而和之敝壞風俗所尚者惟奢侈所好者惟美麗此理勢之必然而萬世一轍未有不坐此獘者古人論世族之言如此則欲挽回風俗

可不先于世禄之家而致謹哉

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此一節書是言殷士怙侈之習當閑也席憑藉之意怙恃也康王又曰觀古人所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今之有殷庶士正如是矣彼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已非一日惟怙恃其驕侈而不少遷改不知名分為不可越不知防檢為不可踰而侈然自滅其公義其所

尚者惟以服飾之美相為誇燿而身之不善全不知恥流而不返以至于驕縱淫佚矜高侉詐無所不至必將以罪惡終其身而不可救矣蔽錮既深積習難挽雖以周公君陳整齊化導于前以收其放逸之心而侈泰之念尚不無潛滋默蓄于中者防閑之而不使其復萌誠為甚難可謂世變風移而不思所以謹毖之哉按服美于人特怙侈之一耳而大端已可見𠇗等威之辨啓淫巧之風長虛偽之漸貽暴殄之愆

故康王特舉以垂戒况宮室器用吉凶賓嘉之禮僭越無等有更甚於此者有國家者安可任其波靡而不思所以隄防之道也與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一節書是言德義為訓俗之本也資資財也永年年壽長久也康王又曰今茲殷士席累世之寵挾富厚之資無禮義以為之閑則嗜慾熾而鮮有不戕其

生者若資富矣而又能恪遵教訓則豐亨以養其身禮義以養其心可以保性命之正而永其天年矣然所以訓之者豈有他哉惟心之所得謂之德心之所制謂之義以德為訓則有性情之樂而不奪于外誘之私以義為訓則有節制之嚴而不溢于繩檢之外蓋德義乃人心之同然天下之公理此之謂大訓古之教天下者亦不過以此為訓而已使不以古人之訓為訓則言之無徵何以致斯民之信從乎蓋大訓

者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古訓者參諸已然而民易信

閑之之道孰過于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

此一節書是言殷士所係之重而望畢公以中道化

之也德謂民之德也康王呼畢公而告之曰嗚呼父

師令汝所保釐者殷之庶士也而抑知其係于國家

者甚重哉蓋殷士化于德義則首善以安而四方無

虞邦之安惟茲殷士餘風未殄放心未閑一失其防則亂自此生邦之危亦惟茲殷士今日馭茲殷士之道在于寛嚴得中張弛盡善若慮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處之則必玩惟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中防閑雖密而愛護未嘗不周茹納雖宏而區别未嘗不慎則殷士咸感德畏威潜移默化將厥德允修而我國家亦藉以有安而無危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

此一節書是望畢公以成終之道也三后謂周公君陳畢公也康王又曰從來致治之道謀始者難而成終者亦不易昔周公謹毖殷民遷于洛邑是謂克慎厥始君陳以從容寛和而化導之是謂克和厥中迄今三紀世變風移公能剛柔互用以終二公之烈是謂克成厥終三公所遇之時不同而其化殷之心則

一當周公之時頑梗未平宜謹毖戒飭當君陳之時反側漸安宜從容以化惟公之時放心雖閑而餘風未殄宜剛柔相濟以觀其成亦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心協道同後先繼美將見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四方之民莫不沐浴休養于膏澤之中四夷左衽亦皆仰藉德化而來享來王矣予小子垂拱而永享有道之長皆于公實賴之則今日成終之烈豈小也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一節書是以無窮之美期畢公也建立也訓順也成式成法也康王又曰惟我成周之基周公開之而君陳承之然不有公以成厥終未可冀其無窮也公其行保釐之政成澤潤之功美風俗固人心以永安王室而建此無窮之基則德業之盛傳于後世亦與此基為無窮公之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遵守成法

以致治安譽流奕世謀詒後昆皆于公今日基之矣可不盡乃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一節書是終篇戒勉之詞也既者竭盡之意前政指周公君陳而言也康王又曰嗚呼致治之功既不可畏其難亦不可忽其易畏其難則憚心生忽其易則玩心生此二者為政之大弊也爾今保釐東郊勿

曰任大責重汝弗克勝惟盡厥心以圖之而無不可成之業勿曰殷民寡弱可以自恣惟慎厥事以治之而無不可化之民誠能敏皇以圖功不以難而自阻兢業以馭衆不以賤而可輕則治功其日茂矣蓋此殷民遷洛乃文王武王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政治之所施也今當敬順先王之成烈使安者益安休美前人之政治使顯者益顯則保釐之責盡而成周為有光矣按康王之命畢公其大指在於區別

善惡以鼓舞之訓迪德義以化導之挽商俗之侈靡

謹大家之驕泰以不剛不柔調其化以勿難勿易警

其心其於保治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君牙

君牙臣名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史臣録其誥命

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三節書是述君牙先世之忠貞與今日之委任而望其克纘舊服也太常旌旗之名畫日月於其上古時人臣有功於國家則書之於太常以紀之亂治也翼輔翼也股肱心膂者一體相成之意服事也忝辱也穆王之命曰嗚呼君牙惟爾乃祖乃父相繼為王朝之臣皆能忠而不二貞而不撓世守此忠貞之心

以勤勞王家之事成功偉茂銘于旂常此先臣之休美為子孫者所當取法也我國家基業創造于文武紹述于成康予今日以藐躬嗣守文武成康之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世篤如先王之臣者以左右匡贊乂安四方得其人則累世之遺緒有光不得其人則先代之丕基恐墜所以心常憂危若蹈虎尾而懼其將噬若涉春冰而畏其將陷兢兢業業惟爾臣工是賴今命爾以大司徒之官以輔翼予一人若股

肱之要心膂之親職任匪輕倚毗甚切汝惟纘乃忠貞之舊服以先臣之事先王者事予一人無忝爾之祖考可也以承家者輔國豈待遠有所取法哉按君牙為穆王初年之書而其後猶不免於放逸使能常守虎尾春冰之懼豈非有周之令主哉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一節書是告君牙以教民之道而勉其以身率也

式解作敬穆王曰司徒職司邦教而彰教莫大于明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其常行而不可易者謂之典爾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五典中有親義序別信之理其截然而不可越者謂之則爾其敬以和之使民無不化然此特為教之道耳至于立教之本則在爾之身與心典則欲其至正而無偏爾身不先自正求民之正難矣蓋上之于下猶表之于景源之于流也表曲而求景之直源濁而期流之清必

無之事矣爾身能先自正而民敢有不正者乎典則欲其至中而不悖然民心不能自即于純粹無疵之地惟視爾之中以為化導爾心微有不中而望民之中也得乎蓋敷典和則者彰教之事修身正心者立教之本司徒之責如此豈易盡哉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一節書是告君牙以養民之道而勉其思艱也咨

咨嗟也祁大也穆王曰教養之職兼領于司徒未有
民生未遂而教化可興者民生之要莫切于衣食當
夏日暑雨之時稼穡未登蓋藏寡乏之民未有不怨咨
其無食者當冬日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民
未有不怨咨其無衣者夫小民終歲勤動求溫飽而
不可得饑寒切身怨咨無告何其生理之艱哉惟賴
上之人思其所以艱而圖其所以易艱之故有二使
之不以其時民以失業而艱用之不以其節民以竭

澤而艱易之故亦有二以時使之能開其衣食之源則易以薄斂之不奪其衣食之利則易不徒思之而又圖之則小民庶無怨咨之苦而家室乃寧矣爾任司徒之責可不勉哉夫言教則先以身率言養則重以思艱可謂識先務者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能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此一節書是言文武謨烈之盛而勉君牙之取法也
丕大也謨謀畫也烈功業也若解作順先王謂成康
前人謂君牙之祖父也穆王曰嗚呼我國家累世之
基成于文武由今思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文王
造周之謀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者武王興周之烈其
謨烈之盛不止顯承于一時而已也所以開導扶助
我後人者皆大中至正而無一事之或偏且綱舉目
張而無一美之不備其垂裕後昆者如此在昔先王

成康已恪守而行之爾之祖父亦嘗左右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能敬明司徒敎養之訓以輔弼予一人使得奉順成康之舊以對揚文武光顯之命則股肱心膂之託無負于今而忠貞服勞之功無慙于昔亦可以追配爾之前人矣穆王之命其臣述祖德而重民事孜孜以前人之烈勉之其猶有三代之遺風也與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一節書是申命君牙之法祖也先正謂君牙之祖父式法也乂治也穆王于終篇呼君牙而命之曰爾之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功載旂常垂為典則爾亦惟是先正之舊典從而法之以盡乃職可也葢大司徒敷五教擾兆民責任弘鉅能式舊典以教養斯民則治不能式舊典以教養斯民則亂治亂之關全在于此爾亦惟率由乃祖考之行事以正民之德厚民之

生俾安養遂教化行以顯乃辟政治之美不亦休哉

此予之所惓惓致望者也按虞廷之命司徒曰敬敷

五教在寬此亦曰敬明乃訓又曰式和民則蓋祇敬

者表率之根本而寬和者化導之微權其詞雖有煩

簡之不同而垂訓之意則一豈非古今不可易之道

與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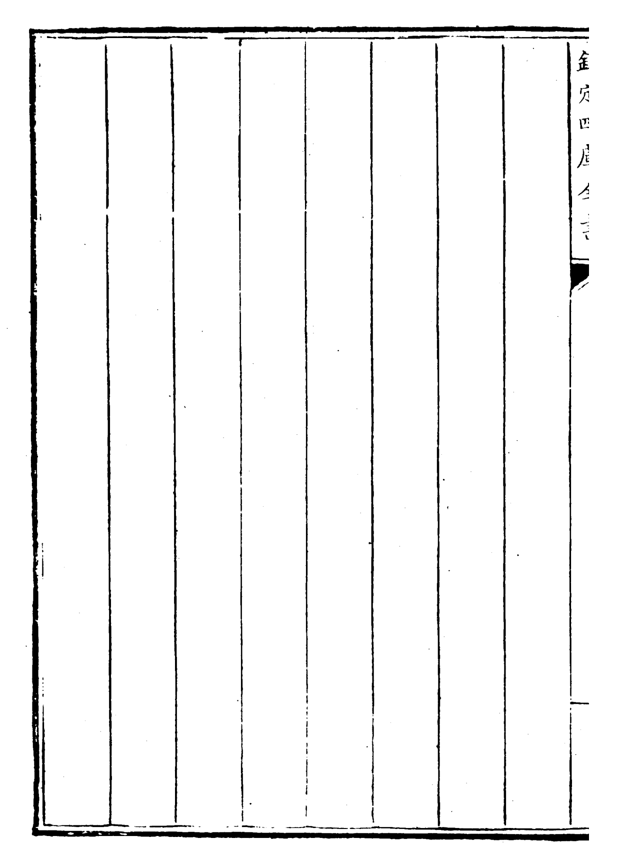
謹案第四頁前七行若以終身不獲一見為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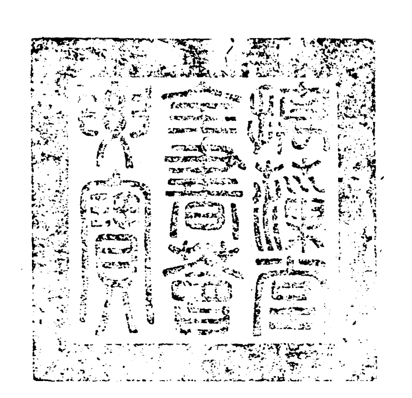
刊本終身二字訛在不獲之下今改

第六頁前三行然後措正施行刊本正訛之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祭酹酒于地刊本酹訛酧下

並同據尚書孔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閔思紀